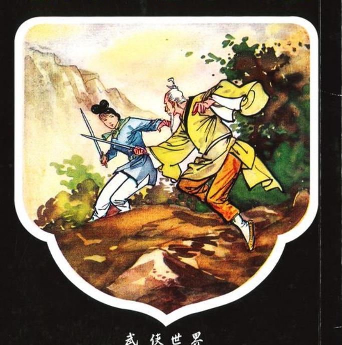
凌波著

玄門八怪奪神紅



武俠世界

玄門八怪奪神經

武林擷萃／凌　泼·文
培　新·圖



玄門八怪奪神經

「看看流年氣色！問問吉凶禍福！啊！這位兄台滿面春風！顯然橫財就手！諸位請看，印堂發光！土星有氣，相書有謂：『土星有氣，主財源茂盛，印堂發光，橫財不請自來。』在下幼得異人傳授，精通風鑑之學，挾技遊大江南北，閱人千萬，言無不準，斷無不靈！……」

這個通街市衢的熱鬧轉角，有着一個走江湖的相士，在那裏大發言論，招徠生意，這相士生得好相貌，好年輕！一張清秀俊爽的面龐，一件紫色長袍，手執摺扇，語清音亮，

神態飄逸，氣度不凡，這樣的人才，是個走江湖的相士！那正是「相書無靈」了！

「啊呀呀！這位兄台快請留步！快請留步，待在下與你細細一觀！」此話一出，在人圈外圍已有一個中年壯漢走過！這壯漢是個大富商的打扮！衹是那紫醬色的臉膛，加上他那魁梧的身材，沉實的步法有些不配外，何況他所帶兩個侍從，更不像普通的僕役等輩！這三人剛走過，却讓這個相士在人羣的隙處看到，而且，他能放棄了近在眼前的顧客，很鄭重也很大聲的，將這位壯漢叫住！那壯漢給那相士一聲叫住，不由微一回頭，對相士笑了一笑，搖了搖頭，意思是：不勞煩神，舉步向前想走！「啊呀啊呀，笑得不佳，搖得不妙，君駕前途大有可慮！『笑面東西』不易保，恐有

『搖頭先生』看上了你！」此言一出，那壯漢宛如觸電，全身微微一顫，但是，他前面有約，時間將至，他那有閒情聽這走江湖人士的詳談細說！面色一變，畧一遲疑，還是繼續他的路程！但是，後面那相士却有嘆息聲！隱約聽到了「用人不力，內有伏奸，禍生肘腋，你這老雕可得折了翼！」壯漢再也不能置之不理，回身想請教，可是兩個侍從中一個英俊少年，把他一把抓住道：「主人！何必上這種江湖人的當，正經要緊！」壯漢一想也是不錯，但是對相士不免看了一眼，心中又是一動，如此清秀優雅的文士，是個走江湖的下三流人物？這倒奇了！

壯漢向前走去，由於給那相士幾句隱言點中心事，不免有些嘀咕，回頭對他的侍從低聲說了幾句話，向着城外的石

家村走去。

這時已將傍晚，夕陽一抹，色如鮮血，餘霞留住天際，村中放牛牧豬的，全在吆喝着回家，那大漢神色一緊，向前走去，在村盡頭，有一所精緻的莊宅，外面全用水磨青石砌成圍牆，裏面是建築得別具風格的棧房，這一家人，在村中是有名的冷漠與不合羣，一方面是宅中人少與外界打交道，一方面則是那家人不論男女老少，也很少在村中行走，眞是應了那句「門雖設而常關」的古示，據村中父老傳出，這家老主人姓霍，做過大官，家財萬貫，爲了過慣了那些官場生活，也看清了宦海的起伏，爲此在七年前辭職回鄉，帶同滿門大小，築了這一所精緻宅園，以度晚年，這霍老太公又告誡了堂下子孫，讀書但求明理，不可妄圖仕進，他們有的是

錢，什麼事也不必外求，所以不喜與外人交談，說實在：他們也怕煩！所以，這村中人當他們這一家，好像根本不理會存在與否？有着並不多，沒有也不少的！霍家在此住了七年，村中人就沒見有人來拜訪他們！爲了這個原故，這壯漢與兩個侍從的向那宅門走去，使他們感到奇怪，但是，並不理會，畧一打量，各自歸家！

那壯漢來到那石築宅院門首，先打了幾下門，可是不聞人聲，等了好大一會，還是如此，壯漢面色微微一變，抬頭望了天色，時間不早，游目四顧，見田野一片靜盪，除了時見炊烟裊裊，不見人影，他一咬牙，身形一動，人已翻入了圍牆，然後一去門閂，將手下兩人也引入了門，用極快的手腳，把門又上了門閂！

一入門中，見前面是一條石卵鋪成的甬道，道旁却是濃蔭成林，夾拱而立！壯漢沉聲叫了兩聲：「霍老前輩！霍老前輩！」可是絕無回音，壯漢不由更為驚疑，偶一回頭，在暮色蒼茫中，見到他的手下，其中一個面上笑容才斂，他不由心一動，一個念頭如石火電光一般，一掠而過，他又記起城中相士的話，不由機伶伶打一冷顫！但是再一回想，這裏的莊主，本領高強，又善「小通天」，「七星盤打」的神功秘術，這份功力，可稱一代泰山北斗，有誰敢輕捋虎鬚？何況他家中子弟門人，那一個沒有過人的機智本領，雖然不出應門，定是另有計較，但是為了慎重起見，他沉聲的說了一句：「陳況！你在前引路！」那個面帶笑容的少年，却很謹慎的應了一聲，向前走去！

一入甬道，因天色已入夜，濃蔭顯得更黑暗，三人全有驚人本領，故而很輕靈的向前行走，一晃眼，飛出樹林，可是，壯漢在通過甬道時，覺得肩頭有東西輕輕點了一下，他本能的用手一摸，覺得濕濕的，有些膩手，一出樹林，向手上看了一眼，不由一呆，驚叫一聲「血……」那陳況也回頭看了一眼，雖是面帶驚惶之色，但是看得出，這神色是假裝出來的，壯漢到此地步，再也不能鎮靜，事情很明顯的，此地有了蹊蹺，他本想回身入甬道看個清楚，但是，前面大廳上，突的火光一亮，大放光明，一條人影，疾如飛箭，向後廳屋面竄去，身法快得出奇，祇一幌，人已在屋頂上失了踪影！那陳況却是面帶驚愕之色！這一次的神色，看來不是假的！

壯漢本想叫住那人，但是這傢伙身法太快，再一眼見到大廳上的情景，不由使他大吃一驚，脚底一緊，身形如風般，來到了廳中，祇見是死屍縱橫，他一眼看清，屍身有八具之多，兩個孩子，一個老太婆，還有四個女的，一個中年文士。

壯漢呆呆的站在當地，上面又有血跡流下，他抬眼一看，樑上還伏着一個青衣人，手中還抓着一張紙條，看來是有什機關消息！壯漢立即長身而起，突然，他聞得一聲怒斥之聲，身後有人在交手了，他不由回頭一看，祇見自己的手下，陳况與自己的侄兒在打了起來，他心一動，但是，人已飛到樑上，就在他伸手去取紙條之時，一陣勁風襲到，他看清是一柄飛刀時，又見一條長大灰影，飛也似的向他撲來，

壯漢身手不弱，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竟然一個「鯉魚穿波」，身形一伏樑上，長臂倏伸，一把將那紙條，捻下一半！還有一半却是無法取得了！

灰衣人一招被卸，人在樑上不便出手，可是，此人有駭人聽聞的本領，竟然在無法找地着脚出手之時，袍袖反揮，大批勁力由下而上，就此將壯漢硬生生逼退下來，這就可見此人的本領，在壯漢下墮之時，半空中他是桀桀一聲怪笑，左掌倏伸，向那壯漢抓來，壯漢幾時見過這種身手，不由大吃一驚，一咬牙，拚命用力一側一翻，堪堪的避過來勢，可是胸前的長袍却爲此人一抓，抓破，非但如此，並且將這件長袍一抖一拉，「嘶嘶」連聲，就此將它算是賣給了那灰衣人！

壯漢倖脫兩下毒手，却已汗流夾背，他雙脚着地，不免喘一口氣，可也看淸來人，他不由一嚇，原來那灰衣人生得面如骷髏，一頭灰白的蓬髮，一身灰白麻衣，一對綠眼，瞳如豆大，滿口白牙，却生了兩片又紅又厚的嘴唇，手如鳥爪，又黑又瘦，可是堅硬如鐵，站在那兒，風吹衣衫，活如個墓中出來的幽靈，再一眼見他的侄兒與陳況交手，看出侄兒已是凶多吉少，他不明這陳況爲何生了這樣險惡之心，再一眼見那灰衣人戟指對壯漢桀桀怪笑道：「好身手！好身法！既然能避我兩招，就可饒你一死，不過，你身藏之物快快交出！否則！莫怪我們要對你不客氣！」壯漢一聞此言，他是有名的計都星，明知此事已弄成如此狼狽，自己持以爲靠山的前輩，全已出了兇事，陳況又有內叛之象，若是一個

處置不善，送了性命不算，連那幾件重要東西也得失落，想到這裏，他是很鎭靜的對灰衣人道：「在下荆子澈，不知何處得罪前輩？也不知有什東西得蒙青睞，乞道其詳！」一面又喝住陳況與其侄荆志仁之打鬥，但是陳況却冷笑一聲道：

「荆子澈，除非你交出十八尊笑面羅漢，還得讓咱們挑斷你三根主筋，否則，你與你那寶貝侄兒就別想離此而去！」

荆子澈聞得陳況此言，心中不由一動，哈哈一笑道：

「陳況！想不到你入我門下，却是另有打算，算我荆某走了眼，枉我在江湖上號稱計都星，却爲你這小輩所哄倒，也罷，今夜看來是我歸命之時，不過！你與我相處數年，總該知我的脾性，大丈夫送命可以，要我交出東西，却是難了！」

突然一陣勁風，向荊子澈迎面劈來，又聞得「桀桀」怪笑聲中！一聲極難聽的說話道：「打死了你，難道搜不到東西？」

「祇怕未必！」荊子澈傲然的說了一句，邊說邊架來勢，一方面他的侄兒荊志仁卻在這時，乘雙方對答之時，施展家傳「飄風身法」，向側邊一閃而過，擺脫了陳況的監視，奪路而走。

荊志仁一側而入一個偏室，祇見此地是個大廳堂，堂中空盪盪，黑墨墨，難見東西，突然，在暗處，有兩點綠光在那裏閃動，他一定神，看清是人的雙目時，差些叫出聲來，又見那綠光移動，祇一幌來到他的面前，他手還未出，鼻端已聞到一股血腥味，胸前一麻，四肢不能動彈，心中明白，

已中了此人的毒手！

眼前又是一亮，祇見室中燈光大亮，荊志仁看清了當地的情形，室中卻有七個形容醜怪的老頭，環立在他週圍，對荊志仁一齊張牙冷笑，荊志仁祇是不知中了那門子的點穴法，四肢不能動彈不算外，胸前還冷得難受，並且漸漸地在蔓延，使他血脈賁張，漲得難受！意外傳來打鬥聲，他明白，自己的叔父還在那裏支持，突然，聞得那面有人說話：「老五，你出去一次！」就見一條人影飛出，向那大廳撲去，不一會，就聞得慘叫聲中，面前人影一閃，一條魁梧身形在他面前摔倒，他看清是叔父時，差些暈了過去，心想：「這一次是完了！」

這裏有了八個醜怪老人，一個陳況！祇聞得一個老人說



道：「蒙水龍！搜那東西！」衹見那陳況向荊子澈身前撲到，荊志仁不由暗嘆一聲：「那賊乃是天南巨寇蒙水龍，眞好本領，在叔父門下，竟然隱忍了三年之時間！我們是上了他的當了！」

蒙水龍——陳況之眞名——在荊子澈身上搜了一遍，除了錢包及荊之兵刃緬刀外，無一件其他東西，蒙水龍面色不由一變，再向志仁身上搜查，也是毫無端倪！這一來，使在座人全都感到萬分驚愕！

荊子澈面現冷笑，蒙水龍惡狠狠向荊氏叔侄望了一眼，回身對八個醜老人道：「八位老前輩，這事看來非嚴刑拷問，不能得此重寶。那位前輩出手！」

其中一個綠袍老人陰惻惻笑了一聲道：「在我們天南八

怪面前打過門，那是活見鬼，老七！你先去點斷他們的手腳筋，解了穴道，然後詳細問一問！」這第七個的老人却是顫巍巍的走下座來，對荊氏叔侄看了一眼，手一動，就聞得荊子澈一聲慘叫，人倏的由地上迸起，可是一站定，立卽仆身在地，一方面荊志仁也中了毒手，可憐兩叔侄全是主筋被毀，全身的武功算是廢了！

荊子澈對八怪冷笑一聲道：「想不到天南八怪兩次出山，並且還找上了我們，也算荊某一時走眼，養了一隻老虎，卽此已無面再在江湖上行走，不過，荊某自問無力與你們反抗，我也知你們的用意！若想在我身上搜摸天玄先生的秘圖，却是休想休想！」那第七個老人對荊子澈白了一眼

道：「在我們面前稱好漢，鬥硬朗，卻是不行，現在，我們須回山，將你們一齊帶走，回到我們洞府，慢慢折磨你們，看你們充好漢充得幾時！」荊子澈卻是傲然站起身來，走不兩步，突的身形一動，向那石牆上撞去！八怪想不到荊子澈有這等烈性，何況他們還在計劃其他，待到發覺，一聲響，血光迸現，荊子澈已滿頭鮮血淋漓！仆身在地。

八怪中的老大白骨神魔去探了一探鼻息，厲聲說道：「死了！好可惡！」正想拿屍身出氣，聞得窗外有一聲清嘯，暗器一件，其疾如箭，向老賊打來，老魔側身一避，這暗器宛如活的，一個弧形轉，反打身後，老魔見多識廣，本領大得出奇，身法展動，「旱地拔葱」！身形如箭般，筆直穿起。順勢一斜一飛，人已穿窗而出，見前面屋頂，一條人

影，抖手一揚，又是三點寒星襲來，老魔桀桀一聲怪笑，袍袖擺動，一股無形勁力，護住全身，人已如長箭脫弦般，向那人影追去！後面七個老賊也已出來，這就是他們的疏忽，這一空羣出動，祇留下蒙水龍看守住荊子澈的死屍，與荊志仁這殘廢之人！

屋面的黑影暗器極多，不斷的飛擲投打，並且他的打法奇特，非但打那迎面撲來的人，並且還能分打其餘七老，這種招惹的手法，將八個著名兇煞，全都勾動了怒火，數聲厲嘯過後，八條又高又瘦的身影飛起，分八面圍撲此人，此人見八怪全來追拿自己，才一聲清嘯聲中，向莊外疾馳而去！

八怪在武林，兇譽傳遍天南，聲威震驚江北，自從在十年前為大俠沒尾神龍挨個痛打後，就此隱居蓮花山，閉洞不

出，十年中他們苦練「八反神功」、「白骨鎖心掌」，一面派他們的大弟子巫心田，聯合三個手下，不斷追踪沒尾神龍的來龍去脈，一面向外搜求能剋制這位怪傑的奇功玄訣，好在八怪的門人衆多，本來依老大白骨神魔的計劃，就想開山立派，創立「玄陰白骨派」，就爲了給沒尾神龍這位怪傑，抱打了一件不平事，竟打上了八怪老家，這位怪傑早已聲威震武林，八怪不敢輕視，雖還顧住體面，却也用了車輪戰法，不想八個一等一的高手，沒一個能倖免，全給沒尾神龍狠狠打了一頓重的，若不是八怪最後合力奪圍，非得喪了幾人，雖這樣，白骨神魔還是吃了大虧，在玄陰洞中，直養了三年傷，才算痊癒！這是八怪的奇恥大辱，實在因怪傑的本領太大，無法能剋制，八怪也眞心狹，竟然沒一時一刻，不

忘報仇，直到三年前，他的門下第十四弟子蒙水龍探出有一份古神經，隱藏在大雪山底，只是無人能知準地址，不想在無意中，讓他探出這一張藏寶圖，在一個文士手中，而這個文士乃是河南名拳師荆子澈的妹夫，那妹夫因偶然的賞玩，爲其看出端倪，荆之妹夫明知自己無法保得這東西，乃將悟出之道理，連同藏寶的十八尊笑面羅漢，一齊送給大舅，荆子澈雖看出來歷，却是不立即動身，這就是荆之厲害，他因恐風聲外洩，遭到武林人士的覬覦，故意隱而不發，不想這事已由他妹夫的貼身小厮傳出，不久，這小厮就野死在外，荆子澈更爲担心，他就此將十八尊笑面羅漢覓地隱藏，一面向外邀請師門好友，前輩尊長霹靂神霍英魂，要他一齊發掘藏珍，霍老聞得此事，本不願參入其間，寫了一封長信，要荆

子澈親來新野，由其勸說，並說明，不可挾寶而來，免得半路出事！

荊子澈將此事與心腹門下陳況訴說了一番，帶同侄兒出發，他那知陳況為了這寶物而潛藏於其門下，陳況乃是從那小廝口中聽到消息，是他把這小廝殺了，借故入了荊老之門，入門三年，事事先意承旨，博得荊老無任歡心！為了此行新野可能出事，所以要陳況與志仁扮作侍從僕人，一同去會見霍英魂，他那知陳況，早將他的一切，用他門中獨門暗語，報告了天南師門！八怪得訊兩次出山，先將霍英魂一門殺害，也是八怪該結上大寃家，霍老與幼子奕雄因見機得快，仗他倆的獨門暗器火燄彈阻住八怪的進襲，奪圍而去，八怪卻擊斃了在霍家作客的鐵龍婆婆石一驚，這石一驚的丈

夫，正是江湖上有名的辣手，天門三老中二老符靈石。霍英魂奪圍而走時，正是石女俠斃命之時，兩人出門就向湖北天門逃去，荊子澈卻想不到自入伏中，待到發覺，卻已無法能脫身了。

蒙水龍扣住荊志仁！防他也來個自盡，就此一些線索也沒有，志仁卻對水龍道：「朋友！算你行，咱們交上你這位好朋友，但是，你得顧全些良心，我叔父從患難之中，將你救起，為了見你被仇家追逼得可憐，將你留在門下，不想你是故意使用苦肉計，咱們被你巧計瞞倒，你也總該有些愧疚，我叔叔已死，你也不必看顧得我如此緊，這東西本來連我也不知蹤跡，他老人家對你並無什隱瞞，只是放那些東西，卻是隻字不漏，並不是怕你我外洩，卻是怕我們無意中

吐出，事到如今，除了我叔父復生外，誰也無法得知秘報，我看你還是行點好，把我送了終吧！」

蒙水龍卻搖了搖頭，對志仁道：「老荊雖然厲害，這東西不知放在那裡，我們卻要麻煩你，帶咱們回到老荊家中，逐處細查，我不信這東西能沒了踪影！」

荊志仁冷然笑了一聲道：「我是寧死也不會服你們的！想叫我陪你們搜查老家，嘿……」

蒙水龍也笑了笑道：「到時卻由不得你！」邊說邊用「錯骨手法」，將志仁雙手差些折斷，荊志仁滿面冷汗，可是他不聲不響，咬牙硬撐，蒙水龍一聲冷笑道：「天南玄陰門中，按骨裂膚，削皮絕筋的苦刑，共分一百〇八種，任是你鐵打的身子，也受不住連環的煎熬，我這一手，僅是最為

簡單，也最低能的一種，想想清楚吧，你那血肉之軀能不能忍得那麼多？」荊志仁雖然害怕，但是他也不能屈服，只能慘哼連連，不言不答！蒙水龍突然一回頭，見地上的荊子澈屍身不見了，這是一個突然，使他大吃一驚，起先以為自己記錯，或者眼花，環室一看，那有踪影，這不由使他怔住，再一眼，見窗口有一只其白如紙，毫無血色的面孔，睜着一對懶洋洋的眼睛，向他望着，他不由怒喝一聲，向那人撲去，這一撲自然放棄了扣住荊志仁，當他撲到窗前，見那人還是呆呆的不動，他不由一怔，但是出招已發，吧的一聲，那人應聲而倒，連聲也未出，蒙水龍穿窗而出，看清那人乃是個假人頭，用了一只紫檀木架架住，就如一個伏在窗外觀看的活人，蒙水龍發覺上當，向四外看了一遍，兀自聲息全

無，不久，就聞得八怪怒嘯呼叱的聲音，已來到原處，水龍翻身入室，眼前一花，只見大師傅白骨神魔也飛身而入，剛想出口，一眼看清，那個荊志仁，也已失踪，他就知中了此人道兒，不由更爲吃驚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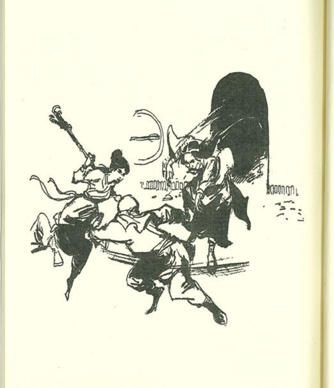
八怪因受了那不知名的人影所戲弄，空羣追撲，終於在一個樹林中，失去了這人的踪跡，八個一等一好手，竟然如捉鬼般，白忙了好大一會，臨到底還是人毛沒撈到一根，這個氣可眞不小，白骨神魔怒嘯連連道：「那個王八蛋？竟敢在我們八個老人家面前搗鬼，若被我抓住，不叫他受盡苦刑，我就不姓鄺！」可是到底搜求古神經要緊，八個人恨聲不絕，回到了霍家，當他們回到原處，見蒙水龍也由外面跳入，八怪就知不妙，再一眼，見荊氏叔侄已形踪不見，不由

又驚又怒，白骨神魔陰惻惻對水龍望了一眼，蒙水龍心頭就是一涼，顫聲說出經過，這一來，使八怪大感煩惱，看來，這件事算是告吹了，不過，是誰在裏面搗蛋？這搗蛋人的用意何在？八怪想到這裏，第三個老怪陰煞天君突然說道：

「難道有其他人知道了這部古神經？難道他們也看中了這部好東西？是誰洩漏了這秘密？」蒙水龍雙眼一轉，插口說道：「四師兄那裡去了？」對呀！這個居中傳遞消息的四弟子呢！難道是他，對！爲何迄今不見他來報到，還有八弟子，十六弟子，「啊呀呀！」白骨神魔怪叫一聲道：「難道我們也出了內奸內奸！」

其實，內奸是沒有出，只是這些潛伏在許昌、南陽等地的消息站，全爲江湖上新近崛起的小輩怪俠收拾了，也仗他

們的無意發現，才知有這件陰謀，可惜他們只有兩人，無法分身向霍家報警，並且通知荊子澈，在新野，其中一個是想方設法指點荊老，只是荊老心急趕路，沒有聽他的說話，自投羅網，一方面這兩位小俠，也由其中一人探知出了毛病，兩個小俠就地計劃，依雙方的形勢作一估計，兩人那能勝得這八個老鬼？再說，兩小雖是名家之後，功候還是不及八怪老練，除了用巧計外，却無其他善法，就這樣，由一人引敵出室，一人伺機盜走荊氏叔侄！全仗兩小的本領機智，在這種危急困難之中，用了聲東擊西之計，將八怪引開而一舉成功，待到八怪發覺，却已遲了！就在八怪疑心生內奸之時，在新野的郊外武侯廟中，却有一個紫衣文士，一個黑面少年，正在與荊子澈談話。



朋友！你這是在說笑話！荊子澈不是已死了？那能再說話，不！作者沒說過荊老已死，只是說他以頭撞牆，仆身倒地，血是流了滿地，只是沒有死，老怪探鼻息，發覺氣息全無，這因為荊老一個氣激，暈死過去，倒讓他誤會已死，其實荊老手腳筋被挑，仗一時意氣，撞牆自盡，到底用力不足，除了流血外，卻是死不去，當他為那個小俠救去之時，發覺還有氣息，心頭尚溫，所以畧使手術，推血過宮，就讓他活了過來，現在，荊子澈看清站在面前的，一個是紫衣文士，正是喝住自己的相士，不由浩歎一聲道：「荊某看來時晦運塞，以致連連走眼，並且顛倒黑白，認人不清，與虎同行，尚不自悟，有人相勸，卻會置之不理，身受一切，均是孽由自作，兩位見義勇為，使我萬分感激，只是此身已廢，

此心已死，我也別無他求，但求兩位告知來歷，使我有個底細，再看事行事，以謀對策，也算我死前以計謀與人最後一搏了！」

兩少年中，那紫衣文士對荊老道：「我們早已尾隨在你們身後，並且也代你打發了幾次的阻撓，那個蒙水龍的沿路佈置，本來是要仗同門的暗算，以及他的內應，把你們先毀了，有幾次還搜過你的行李，發覺秘圖不在，才死了心，最後決定要他的同門報信與八怪，先解決了你的靠山，然後拷問你的藏寶處，不想這變化竟然出人意表，八個老怪卻讓我們兩個小輩捉弄個夠！」

兩小然後說出來歷，原來這兩人乃是一對夫妻，哈！這個紫衣文士還是個女扮男裝，怪不得生得這好的相貌，荊子

澈更爲難過，這小姐可俏皮得使人吃驚！當他們說出師長是誰？令荊老更爲驚訝，這位老人家正是隱居湖北荊門山的神行無影天寒老人，黑面少年名叫華秀鑑，女的就是千面龍女薛仙芝，華秀鑑是天寒老人衣鉢傳人，薛仙芝乃老人的甥女，這一對少年英俠，辭別師傅，出外行道，在黃河流域一帶，可算是聲名孚孚，雖有不少強人惡霸，在他倆的手下喪命，可還未碰見過眞正的對手，兩人又全是機智靈警多謀善變，許多事俱爲他倆避重就輕的度過，卽以這次與八怪的交手，也可看出一斑！荊子澈知道兩小是名家之後，心中放了一半，心中再打一盤算，面色一整，對兩小連連叩頭道：「兩位乃是名俠之後，旣已救了荊某一命，還請好人做到底！」華秀鑑面色一變道：「看來引鬼上身了！」薛仙芝俏

目一瞪道：「那有這多顧慮的！」

秀鑑對仙芝本是敬佩萬分，見她出口，也就不多言語，靜聽荊子澈說話，原來荊子澈願意將自己身藏秘圖交給他們，不過要他倆答應代他叔侄報仇，荊子澈並說明這十八尊笑面羅漢中全有東西，看來大雪山藏寶，就不止一本神經，恐有其他失傳的神物利器，他自知無福消受，慨然交給他倆，並希望他倆仗此神經，報了他的家門大仇。

華秀鑑並不希罕這些東西，反是薛仙芝躍然心動，竟然對荊子澈一口答允，荊子澈見兩人答應，一手捋起褲管，在大腿肚中，只一擠一探，在這腿肚中取出一枚蠟丸，他神色難過的對華、薛兩人道：「這蠟丸中就是藏十八羅漢的秘圖，你們留意了！」就在薛仙芝取這蠟丸之時，勁風突來，

一條黃影，疾如飛鳥，人未到勁風已臨，薛仙芝尚算是久經大敵，應變神速，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不讓其搶去蠟丸，側身避過，那一面，這黃影跟蹤而到，就聞得一聲慘叫，華秀鑑看清這黃影竟然在一晃而過之時，已下毒手，將個荊子澈抓中頂門，一招過門！他不由大怒，雙掌一吐，大股勁力向那黃影打去，黃影怪吼一聲，袍袖抖動，手法如鬼，已將華之掌力抵住，但也不得不使他暗中吃驚，看不出這黑面少年却有這純的功力，他用上了天龍神掌中的神勁玄力，竟讓這少年輕飄飄的化過擋住，心中一震而連環招已呼嘯而上，華秀鑑乃天寒老人的愛徒，精習大天衍神功，擅長借力打力，化卸來勁，可是也有些難支，不免對這黃影看了一眼，只見來人乃是個面如獅豸，青得可怕，一頭亂髮，束了一隻黃澄

澄的金箍，這打扮分明是個頭陀，心中更是一震，見他這個形貌，口中低喝一聲道：「大師可是人稱青面伽藍的戒法頭陀！」那頭陀怪笑一聲道：「黑面小子，佛爺就是青面伽藍，既知我威名，諒必知我手段，你們速速交出蠟丸，還可饒你們一死，否則……」

華秀鑑聞得來人果是佛門兇星，出名的手辣心狠之人，心中也是一驚，想不到在這地方還碰上了這種能手，以自己的本領造詣，也無取勝把握，對這個和尚，未免起了怯敵之心，一方面薛仙芝見丈夫與這頭陀交手，顯然有吃力的表示，不由心中一怔，待她藏好蠟丸，身形一動，探下自己獨門兵刃如意鳳仙爪，舞起一陣勁風異嘯，向那頭陀招呼，那頭陀也是長途追踪，本來他的意思是：來個黃雀在後，但見

八怪身手太硬，自己無法取勝，就想死心而走，又見華氏夫妻出手，救了荊氏叔侄，他這希冀之心又起，直到見了荊子澈取出蠟丸，他就把握着一擊成功之心，故此在暗處暴起出手，用天龍神力向兩小招呼，本來，以他本領，顯然比兩小任何一個高出一籌，猝然出手，只要他們不防，極可能有了死傷，然後以一對一，那麼，他的奸計可能成功，可是一擊不成，以兩對一，這個有名兇僧卻是難以取勝了！

也是兩小的一念好勝，加上戒法頭陀發了蠻勁，三人在這武侯祠中，打了個難解難分，荊子澈在戒法出手時，乘勢送了終，而荊志仁卻依然活在那邊，他眼見其叔慘斃，心中大為煩惱，對戒法頭陀也恨到極點，他依靠在牆邊，對三人的出手發招，全有了分寸，再說他乃是名家之後，武藝也有

根底，雖然他主筋被斷，功力全失，一切過招節目尚有見識，何況旁觀者清，他就在一面大聲指出戒法拳腳破綻處，這一來，使戒法迭受險招，差些使他喪命在華秀鑑的神掌下，為這一來戒法恨極荊志仁，怒吼一聲，身形一挫，雙手一抖揚，三點寒星向華氏夫妻一阻一擋，身形一幌，退出戰圍，竟然撲向荊志仁，可憐他手脚無力，不克跳躍，戒法之旋風身法又是快得出奇，只一幌已到志仁面前，青面上現出一臉獰笑，手一動，就此為他抓中頂門，仆身倒斃！

華秀鑑雖然擋過戒法之飛鈸，還是慢了一步，不能救得志仁之命，華、薛兩小不由大怒，又是夾攻而上，圍住戒法惡打，戒法已知此事不能成功，只求脫身而出，希望再度跟踪，伺機下手，可恨的是兩人緊纏不放，好容易再毀了三枚

飛鈸，脫身而出，却不料又碰上了兇星！

原來，戒法在抓斃荆志仁時，因這一聲慘叫，將路過這裏的兇星叫住，入廟一看，得知就裏，戒法的脫身，三不知撞在一個黑衣人身上，戒法看清是白骨神魔時，心中直冒涼氣，他看見過八怪出手擊斃霍氏全家的經過，也深知這老魔一到，等於人人全在，這個猝然變故，使他寒了心，再說那面華氏夫妻趕出，也見牆上站立了數條人影，晨風吹動他們的衣袖，雖然飄逸，却直透着陰森之氣！

白骨神魔首先桀桀一聲怪氣道：「想不到是你們幾個小輩在愚弄老夫，嘿嘿！看你們現在跑得到那裏？」

戒法頭陀突然一個主意在腦中盤旋，他厲聲大吼道：

「八位老前輩，那荆子澈的東西已交給了那個婆娘了！」白

骨神魔哈哈一笑道：「你這樣報信爲甚麼？想老頭子饒你一死麼？」邊說邊已舉起手掌，向那頭陀頂門抓到，戒法頭陀想不到這老魔如此不近人情，其實，他那裏知道，這老魔是在用他示威而已，他們已知東西在兩小身上，這就不怕他們不乖乖拿出來，要他倆拿出，一須顯以顏色，二也要令兩人感恩，所以，白骨神魔就向這頭陀出手了！

戒法橫行黃河南北，做慣獨脚大盜生涯，也可算是無惡不作，手辣心狠，在其手下極少能得活命，今日碰見了比他還狠還殘的對手，他也算是流年不利，可是他到底不是無名之輩，身手也是不弱，白骨神魔向他出手，他焉能坐以待斃？身形一動，厲聲怒吼道：「好個老魔頭，佛爺與你拜了！」邊說邊將佛門天龍掌，用全力發出，與這老魔纏住，

華、薛兩人見八怪來臨，也是又驚又寒，可是事已如此，除了設法逃走外，卻無半點其他辦法，華秀鑑為人聰敏心靈，多計善變，他一眼已看出，八怪在以戒法示威，這時候可不能讓戒法送命，因為他一死，自己方面就更吃力，故而對其妻一施眼色，身形一動，雙雙搶到白骨神魔身邊，各仗兵刃、神掌，與戒法一齊會鬥老魔，戒法見兩人不念舊惡，上來相助自己，心中大為感動，故而他的掌法也加力催開，這一來，其餘七老賊也各自怪嘯一聲，飛下圍牆，八人困住三人就打！

華秀鑑一見如此情形，他是一聲呼喝，手中一抖一揚，廿四枚鐵蓮子，如暴雨一般向八怪亂打，其妻薛仙芝也不示弱，將她的金菩提發出，在這一陣數目極多的暗器激撞下，

兩夫妻已一東一西，飛身而上圍牆，戒法也是久歷事故之人，這一陣的暗器促使他的飛鈸出手，在飛鈸的環打中，人也跟蹤奪圍而出，八怪想不到華氏夫妻如此滑溜，在一個疏忽之中，讓三人全都逃出了手，這口氣那能忍得住，各縱身法，緊追三人，可是三人分了三面而走，這一來，就只能八人分三批，兜截三人。

華秀鑑的輕身功夫最佳，而且地理極熟，在幾個曲折走避下，很快的讓他擺脫了追兵！薛仙芝的輕身潛跡功夫，比丈夫毫不遜色，故而也很輕易的避過老魔的追索！兩夫妻在約定地點見面，各自稱幸不至，當日決定，立卽回荊門山，見天寒老人請求指教！好在由新野折入湖北，並不麻煩，那想到麻煩的是八個老怪，兀自冤魂不散的纏住他倆，起先尙

無什發覺，待到第三天，爲華秀鑑首先發現八老的踪跡，這一來使兩夫妻大爲吃驚，但是不明白他們爲何不出手向自己找麻煩，只是死命的追踪，爲此一來，兩人拚命設法走避八怪的追踪，並且連使「金蟬脫殼」，化裝妙術，可是奇怪，八這八怪只是不斷追踪，每夜兩人得担份心事，等候八怪的來臨，可是每夜沒見過他們的大駕！華、薛兩人兀自猜不透他們的用意何在！

直到兩小過當陽，入宜昌，在東山境中，這八怪才算將兩小截住，兩小那知八怪這幾日也是飽受虛驚，這是何故？原來，八怪追踪他倆時，不是給人捉弄，就是給人打了幾下重的，兩小那裏知道有異人暗中相助？令八怪每一天總得有三二人受了不輕的傷，因這一來八怪既要防範那位前輩異人

的再度出面，又恐防兩小的失踪而喪失了重寶的踪跡，他們也可算是兩面難討好，直到這位異人因想一件其他不平之事，使他暫時放手，好，這樣八怪在這千載難逢時間，出面邀擊，在東山境中，八怪全部現身，將兩小困住，這一次八怪中有三個是重傷的，二個輕傷的，重傷的雖要不了他們的命，可也暫時無法出手，那輕傷的，雖能出手，功力已大打折扣，這一來，只剩丁老大白骨神魔，老二天陰先生，老八五鬼天王算是無傷無痛，而這一場圍戴，也仗這三人作了主力！

八怪的現身，使華氏夫妻暗暗叫苦，在這東山境中，被困在絕谷之中，走既不能，逃也無奈，拼命一戰，也是難得討好，何況八怪明知自己的弱點，故此，一出手就是最狠最

辣的招式，華秀鑑與薛仙芝各自拼命架擋，將師門絕技，寒山十八式中的豹形手也施展出來，須知這豹形手乃由野豹撲擊中演化而來，野獸中以豹最混，最殘，也最能不顧死活的與敵相撲，華氏夫妻用上了這種手法，事實上也等於用個兩敗俱傷之計，三怪與之相交時，也看出兩人用意，三怪為了重寶，他們卻也不希望兩人送命，只是在找機會，尋對隙，來個生擒活捉，逼出這藏寶秘圖，也全仗這一來，華氏夫妻的命算是保全了！

兩小被三怪所困，越打越是心焦，越來越吃力，兩小明知三怪要活捉自己拷問藏寶之物，依華秀鑑的意思，這種東西與己無涉，何必為此送命，他一面喝停，一面對三怪道：「你們要的是命？還是東西？」三怪見華秀鑑如此說話，看

來可以和平解決，說實在，他們八怪傷了五個，也眞不想再有人受傷了，既能和平解決，當然萬分願意，當時就由白骨神魔出面答道：「只要你們交出東西，咱們來個和平解決也無不可！」

華秀鑑道：「待我問過拙荊如何？」

「好！給你們一些時間討論，却不可拖延圖賴，也別想乘機溜走！」

華秀鑑點了點頭，就將薛仙芝拖在一邊道：「常言道：『庶人無罪，懷璧其罪！』我們何必為了不是自己東西多惹麻煩，將這東西交給他們算了。」

薛仙芝可還不捨得，却又經不住其夫的反覆譬解，只能萬分委屈的答應，突然，頭上傳來一聲清嘯，面前勁風疾

然，來了四個老人，一個少年，四個老人有三個是白衣紅緣，一個卻是墨綠色的長衫，手執一柄鐵拂塵，少年是英姿颯然，神威凜凜，只是滿面殺氣，對八怪怒目看了一眼，又聞那面一個滿面笑容的老人道：「原來這八個就是威震天南的玄陰人士，老二，你瞧着辦吧！」其中一個紅髮老人一聲怒吼道：「八個老魔，認識老夫否？」八怪對其中一個老人是認得，原來這是霍英魂，其餘三人卻不相識，其實三老就是天門三位老前輩異人。

其中二老符靈石因接好友霍英魂的報告，立即由天門動身，向霍家走去看個究竟，不想在半路遇見了八怪，符靈石見了殺妻仇人，那肯放鬆，故此出面邀擊！天門三老向來出手同上，從不走單，唯有這一次，卻由符靈石首先用先天劈

掛掌，向那白骨神魔招呼！白骨神魔想不到在傷疲衆多之時，碰見了大對頭，他雖是自負，可是見符老出手，勁力可怕，招式神異，也是暗中吃驚，一面施展白骨游魂爪與之對抗，一面卻是一聲號嘯，連兩個輕傷的也出了手，本來，八怪是依仗人多，才使霍家差些死完，現在卻是霍老那面人多，天門三老一同出手，加上傷愈之霍英魂，與小霍及華氏夫妻，以七人對付五人，天門三老中的大老林巨山，三老梅老翁，至是手辣心狠，招術詭異，威力驚人；八怪中的兩個輕傷者，首先爲林老一個「巨靈神手」送了命，另一個卻讓霍英魂鐵拂塵擊斃。白骨神魔看出形勢不妙，首先一聲厲嘯，與天陰先生及五鬼天王各奮全力，奪出重圍，而且護看三個重傷的向山口奔去，可是在山口卻有一個身材魁梧，劍

眉長目，臉有傷痕的老者，一手牽住一匹白馬，笑吟吟對六個老怪道：「怎麼？又碰頭啦！這一下你們可別走！回去與這幾位先生交一回手以定勝負，否則，在我手上領教也可！你們瞧着辦吧！」六怪一見來人，全都驚得亡魂皆冒，一路上就是吃了此公之大虧，才落得如此狼狽，出路被他一阻，這一來可算死定了！

白骨神魔苦笑一聲道：「沒尾神龍，咱們是老對頭啦，爲了你，才讓咱們老弟兄出山，爲了這勞什子的神經使咱們上了這大的當，你說一句，咱們勝了你，要他們讓我們走，否則，我們死在你手上，比死在這些龜孫子手上有些光采，你看如何？」那老者哈哈一笑道：「行！」邊說，邊對天門三老等道：「衆位先生，這幾個老魔頭由我及先生照顧

上了！請你們原諒一二……」可是他話未說完，白骨神魔的玄陰秘魔爪已猝然向他抓到，這就可見此老的能耐，他却是毫不在心上的，身子一側，左臂一揮，就聞吧的一聲，又見一條灰衣人影摔出老遠，原來白骨神魔的偷襲，却讓沒尾神龍一招「青龍翻」，揮出老遠，白骨神魔明知此公的「天元一炁神勁」的可畏，但是事到如今，不圖個以多凌少，敗中取勝，那麼這六怪也得完！所以他第一個乘隙出手，可是就爲此公的天元神力摔出老遠，爬起與其餘二怪聯手合鬥時，沒尾神龍却已身形一立，雙手一起「文武式」，掌與陰陽勁，一個盤旋，就將三怪困住，諸位！這位怪傑沒尾神龍的本領早已聲震遐邇，尤其他的「天元神功」中，最陰柔的「大八手」，「天隙地網」手法可算當代一絕，在這個混元一炁的

陰陽神力中，想脫身而出的，除非是有更强力的手法，震破他的「無形天元環」，否則，只能在他的陰陽勁之消鑠下，力竭神乏而亡！

天門三老一見此公的出手，全是暗暗咋舌，這種至高無上手法，豈是外人能望其項背的，又聞到沒尾神龍在說道：「十年前，我將你們一個個擊敗，看你們這一身本領廢了也太可惜，才命你們盟了一願後，不許你們下山一步，後來我才知道你們的許多劣蹟，本想兩次上山將你們殺了，只是我話已出口，不便更改，十年來屢命手下打探你們動靜，你們非但不改故態，反而處心積慮要制我死地，今日在我手下，却是不能輕饒！」邊說邊推雙掌，這一陣陣的無比陰陽元勁，將三賊牽累得精疲力盡，首先是天陰先生脫力而亡，其次是

五鬼天王力竭身死，連下來才是白骨神魔，他在流完了汗，出盡了力，慢慢的萎身倒地，仆地不起，沒尾神龍結果了三怪後，對重傷的三人道：「你們還不捨得死，難道還要費我心：：：」三怪到此地步，所謂日暮途窮矣，各自怪吼一聲，自絕功穴自盡了！

沒尾神龍哈哈一笑，馬蹄聲中，這位青衣怪俠，跨上馬背，很飄逸的絕塵而去！走到那裏？天知道！

霍老是眼見仇人死亡，他雖然悲痛亡家，也是十分痛快不過，仇算是報了，天門三老也辭別回去，只有華氏夫妻向霍老說出荊氏叔侄之死，薛仙芝掏向懷中，想取出蠟丸，交給霍老，薛女之意見，這東西咱也不應該收留，本來荊子澈找的是你，交回你，也算物歸原主，可是，當她掏向懷中，

哈！這蠟丸却是不見了，薛仙芝不由一怔，而霍英魂却是沉聲說道：「掉了最好，我的原意，這種東西，前輩們把他藏了，定有用意，再說寶貝誰不愛，此物一出，江湖風波又該多了起來，倒不如讓它靜靜的埋在地下來得好！你掉了我不難過，我却担心這東西沒毀了，落入他人之手，起了更大的風波，那才不幸呢！」薛仙芝聞得霍老如此一說，恍然大悟，所以，他們也將這蠟丸算忘了，這蠟丸關係着一件武林重寶，蠟丸之遺失，也等於重寶之無踪，總之，中國武林中，又被淹沒了一件或者數件重要的東西了。

——完——